

中州風雷

河南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中州风雷

——河南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河南省军区政治部编



中 州 风 雷
——河南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河南省军区政治部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7年6月第1版 1977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5·146 定价 1.00元

目 录

红色告示·····	邹振起	固武	(1)
山 妹·····	袁宗文	光武	(19)
扁担冲·····		王宝源	(37)
夺 盐·····	祝凯	秀超	(58)
硝河怒浪·····	张子琳	郭耀西	(75)
顺阳川·····		赵士光	(90)
武联防·····	南斌	忠昶	(107)
奇袭军火车·····		赖国清	(128)
瓷葫芦的故事·····	刘雷	可权	立业 (146)
方大嫂·····	玉忠	衍昶	义申 (160)
地下修械所·····	周淮	项群	策 (182)
嵯山烽火·····	何宪伦	程长模	(204)
夜送机密·····		梦海	(224)
小交通·····		商宣武	(239)
龙山姐妹·····		侯献棕	(255)
陶钧计·····	保营	梦海	李季 (277)
梁英开店·····		封光钊	(290)

破电线·····	冯万民	何宪景	(305)
三炸龙桥·····	常芬天	朱以同	(320)
迎接胜利·····	刘喜春		(336)
一份军马草·····	王振玉		(356)
太行七英·····	马国祯	权全	(376)
地雷宴·····	焦武征	焦文闯	(396)
机场烈焰·····	启钧	云岐	保国 (416)
茶山儿女·····	宋西芳		(431)
巧取花瓶寨·····	兰生	博理	(447)
煤海怒潮·····	景虎	春录	世忠 (466)
陇海线上·····	蔡伯涵	张琳璋	(485)
巧施空城计·····	郭振堂		(503)
贾鲁河畔·····	周扶斌	群力	(520)
痛歼飞贼·····	周太斌	群智	(532)
截枪·····	众智		(548)
后记·····			(564)

红 色 告 示

邹振起 固 武

椿树岗上，农会贴出了枪毙大恶霸崔丙奎的告示。乡亲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看。看着，兴奋地议论着：“崔丙奎的钢枪到底没有斗过赤卫队的大刀！”“咳，斩断这条又粗又大的地头蛇，可不容易啊！”

可不是，党领导着赤卫队，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才斗倒崔丙奎，贴出这张红色的告示啊！

—

椿树岗在固始、商城交界处，岗上有个崔家寨。从这里往南，岗丘起伏，连绵六十里，进入大别山；往北，虽说不是一马平川，抬眼也能看个二、三里。大别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后，一九三〇年，党在这里播下了火种——八年前，被崔丙奎逼得家破人亡、流落外乡、后来在安源当了矿工的朱大铁回来了。朱大铁是个共产党员，在安源煤矿的工人夜校里，他还听过毛委员讲课哩！党派他回来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不到三个月，这一星火种便燃着了遍地干柴。独霸椿树岗的

大恶霸崔丙奎，吓得逃进了县城。他的看家本钱——一把二十响、两根汉阳造也被赤卫队夺来了。椿树岗一带，方圆二十余里，农会、赤卫队、妇女会、少年队、儿童团都纷纷建立起来。上级为了加强领导，又派胡文彬来到这里。

离县城只有四十里的椿树岗一带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伪县政府感到这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于是崔丙奎在他的家门哥哥——伪县长的支持下，扯起破旗，招兵买马。不久，就拼凑成一个百十条枪的南区剿共团。崔丙奎自任团总，请了一个土匪军师汪兰田当参谋长。五月初，这两个反动家伙气势汹汹地杀了回来。当时敌我力量悬殊，赤卫队主动撤出了崔家寨。这一来，赤卫队内部发生了分歧。在党的会议上，激烈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

胡文彬满腹怨气地说：“现在，革命正处在高潮，我们有力量，为啥不敢抵抗？让敌人白白夺去崔家寨，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的意见一定要把崔家寨夺回来，决不让崔丙奎在这块红色土地上踏一只脚！”

朱大铁虽然知道胡文彬的发言是对着自己的，但他态度异常平静地说：“同志们，毛委员说过，‘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我们要斗赢敌人，不光敢斗，还要会斗。眼下形势，暂时还是敌强我弱，群众还没有很好地从思想上武装、发动起来，看不到这一点去硬拼，对革命不利呀！当然，我们也不能光躲着他。咱们要发挥自己人熟、

地熟、情况熟的长处，跟敌人兜圈子，瞅着机会狠狠地揍他一下，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到时候，还愁夺不回崔家寨？在党的领导下，咱们还要夺取全中国哩！”

中队长李三喜说：“大队长讲的在理。冒险行动，只会给革命造成损失。”

胡文彬蓦地站起来：“冒险行动？上级说过，我们还要打武汉咧！就算是冒险，干革命怕冒险，那是右倾观念。就拿我前几年跟几个穷哥们贩洋油、运私盐来说，哪里关卡多偏往哪里闯。不敢冒险，能得利吗？”

另一个中队长陈强不耐烦地说：“大队副，开的是党员会，讨论的是革命事，你咋扯到生意经上去啦！”

“我打个比方嘛！”

尽管胡文彬一再坚持，大多数党员还是拥护朱大铁的主张。

崔丙奎扬言要在一个月内“剿平”椿树岗上的共产党。可是两个月已经过去了，朱大铁带领着赤卫队把他拖得人困马乏，疲惫不堪，吃了很多苦头。而真正属于他管的，只是一座孤零零的崔家寨。

正当崔丙奎一筹莫展、无计可施的时候，不料，朱大铁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因为流血过多，时常昏迷。大家决定，连夜把他送进山里的红军医院。

朱大铁走后，胡文彬代行了大队长的职务。这一下，他感到自己的脊梁骨伸直了。他想，我一定要在短时间内夺回崔家寨，干出个样子给人们看看。将来即使朱大铁回来了，

我老胡已是众望所归了。于是，不到十天，他三次提出要打崔家寨。大家都说条件不成熟，不能硬拚。特别是农会委员耿满福大爷，三番五次地找到胡文彬进行劝阻，可胡文彬哪能听得进呢？一直在干部、队员中进行鼓动。八月十五日这天，他召开了中、小队长紧急会议，说：“今天是中秋节，敌人忙于酒肉，放松了戒备，这正是我们袭击的好时机。上级已经批准了我的行动计划……”他强令赤卫队全部出动，还提出了“不夺取崔家寨，不活着回来”的口号。

战斗是在深夜打响的。胡文彬认为凭着一百多个赤卫队员的勇敢战斗，很快就能攻下寨子。哪知打到拂晓，不仅寨子没攻下来，而且还造成很大伤亡。大家建议迅速撤离，可是胡文彬迟迟不作决定。等他同意撤退，天已大亮了。这时，崔丙奎的得力爪牙冯狗子，带着他的行动队先冲出寨来。接着，寨里一百多个喽罗倾巢而出，向赤卫队扑来。胡文彬又产生一个念头：现在敌人离开了寨子，便于我们冲杀，一定要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来挽回自己的面子。于是，一场血战在寨外展开了。尽管赤卫队打得十分顽强，但一次次发起冲锋都被打退了下来。直到中午，五个中队长牺牲了三个，带着农友前来增援的农会干部，不仅有牺牲，而且有几个负伤后还落入了崔丙奎的手里。

打这以后，崔丙奎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他成天带着匪徒们“乘胜清剿”，到处抢劫、抓人、放火，把椿树岗一带闹得鸡犬不宁。

战场上的失利，使胡文彬感到赤卫队的大刀根本斗不过

崔丙奎的钢枪，崔丙奎的残酷烧杀，又使胡文彬感到环境危险、可怕。正在这时，崔丙奎又紧逼一步贴出一张悬赏告示。上面写着谁捉了朱大铁或胡文彬，赏给大洋五百块。这一下，胡文彬更加恐惧了。他想，朱大铁不在这里，如果我不迅速离开，脑袋迟早要被挂在大椿树上。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跑进山去。可又一想，自己单人独马进山不行，必须带一部分人去做“资本”，到那里才能受到重用。于是，他一方面向上级打报告要求转移，一方面动员李三喜、陈强这两个中队长跟他一起走。可李三喜和陈强的回答，都是坚持斗争不离开椿树岗。胡文彬皱了皱眉，说：“把同志们带进山里，找到大队长，往后咋干，听听他的意见嘛！”

谁不想念大队长啊！特别在这个时候，都想听听大队长的意见呀！

第二天夜晚，胡文彬带着四、五十个队员出发了。借着朦胧的月光，绕山转水地走了五、六里山路。正走着，突然从树丛里钻出来一个人。大家以为是崔丙奎的行动队哩，哪知近前一看，是朱大铁。同志们一齐围上来，有的拉着手，有的扯着衣，大家有多少话要对大队长讲啊！可是，谁也没有说出一句。一个个禁不住的眼泪扑簌簌直往下掉。同志们的心情，朱大铁完全理解，但他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打趣地说：“哎，咋都用眼泪欢迎我呀？快对我说说去执行什么任务。”

“进山找你去。”

“啾，找我？这不是回来了！”

胡文彬抢着说：“朱大铁同志，眼下椿树岗的情况你还不知道……”

“不，我都知道了。”

“唉！暂时要不转移进山，怕连这点力量也保存不住啦！”

“老胡，应该坚定信心。椿树岗只要有群众，我们就能保存下来，就能发展壮大。”

胡文彬凑近朱大铁一步，悄声说：“大队长，这些天崔丙奎搞得很残酷，椿树岗群众不好发动了。”

“崔丙奎并没有把群众吓倒，相反，群众更加深了对他的仇恨。依我看，椿树岗遍地都是干柴，一点燃就会烧起漫天大火。”

“这次转移，我已经向上级打了报告，上级也同意了。”

“喏？”朱大铁深思一会，从小包裹里取出一本书来，他激动地说：“同志们，毛委员给我们送来了革命真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本书里，毛委员指出了在革命内部，‘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对革命的危害；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下去的原因和条件；给我们指出了革命斗争的胜利道路。根据毛委员讲的革命道理，我们椿树岗这块红色根据地是完全能够存在下去的。第一，椿树岗地处两县交界，是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方。崔丙奎虽有百十条枪，可在这方圆几十里他是孤军；第二，椿树岗乡亲们被崔丙奎压榨得极端痛苦，大家都要求革命，群众基础好；第三，大别山根据地在咱们门前，对敌人压力大，对咱们能支援；还有，更重

要的是有毛委员的革命道理给咱们引路！”

大家听着，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有毛委员给我们指路，就是火焰山也能翻过去！”

胡文彬呆呆地站在那里，半天说了一句：“大队长，崔丙奎出了告示，赏五百块大洋要捉咱俩！”

噢！原来船湾在这里。朱大铁淡淡一笑，说：“崔丙奎就是出一座金山，也买不动群众的心。老胡，椿树岗几万农友的心，都是跟咱贴着的。”

“走，跟大队长转回去！”几十个人唰地掉转方向，簇拥着朱大铁返回椿树岗。

二

朱大铁回来以后，组织大家对前一段斗争中的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党的会议上，在支委们的批评帮助下，胡文彬拐弯抹角地作了一番检讨。根据胡文彬的错误和党员的要求，支部决定给他一个取消党内职务的处分，但还保留行政职务。胡文彬认为这是朱大铁有意排斥他，内心深处留下了怨恨的阴影。所以，在这一段发动群众中，朱大铁在前边点火，他跟在后边泼水。

这天上午，朱大铁来到耿大爷家里。耿大爷是个孤老头，以前穷哥们家里出了什么事，他总是热心帮助料理。自从当了农会委员以后，风里雨里扑下身子干革命，所以大家都很敬爱他。他虽然只住着一间茅庵，可周围的人们都爱来

这里拉话。朱大铁一进屋，男的女的跟进来一群。

朱大铁先听了大伙的想法，然后问：“同志们，前些日子崔丙奎为什么敢那么猖狂？”

大伙说：“还不是因为没有人跟他斗了。”

“是呀。前些日子，崔丙奎杀了我们多少亲人，烧毁了
我们多少房屋，他尾巴咋翘得那么高？就因为咱们把长矛、
大刀都插起来了。毛委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本书
里，指示我们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只要咱
们都起来干，把赤卫队组织好，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就
能把崔丙奎的那些团丁，一口一口地吃掉。”

“可大队副说，这偕拿着长矛、大刀跟崔丙奎的钢枪
斗，是不讲究策略。”一个队员插上一句。

耿大爷说：“哼，他叫崔丙奎的告示吓破了胆！”

这时，交通员刘五气喘吁吁地进来说：“崔丙奎的行动
队又出来搜查了。”

“多少人？”

“还是冯狗子带的那十多个家伙。”

耿大爷咬着牙说：“这龟孙自从当了行动队长，抓人、
放火、抢东西，头顶长疮，脚心流脓，坏透了！”

李三喜的爱人说：“那次他用枪逼着我，硬要我说出干
部们藏在什么地方。我说不知道，他把火柴一擦，三间房烧
得连根茅草都没留下。”

.....

朱大铁听了大家对冯狗子的控诉，略一考虑，斩钉截铁

地说：“我们先剥掉崔丙奎的这个爪子，也教训教训崔丙奎。”

耿大爷说：“那可给乡亲们出了气、鼓了劲啦！”

朱大铁站起来说：“这口气一定要给大家出！我去找几个同志合计一下。”

第二天，农会出了一张告示，贴在椿树岗东头那棵大椿树上。告示上写道：“查贯匪冯狗子，顽固地与革命为敌，依仗劣绅崔丙奎势力，长期压榨百姓，鱼肉乡里，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实属罪大恶极。我农会根据广大农友的强烈要求，决定判处其死刑，三日内执行。另，正告劣绅崔丙奎，若再继续作恶，农会亦将严惩不贷。”

冯狗子看了这张告示，真象冬天里吃冰块，心里打颤，身上发冷。但为了不让别人看出他内心里的恐惧，便象疯狗一样地狂叫起来：“这帮穷鬼，居然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了。我要把你们斩尽杀绝，看你们还吹不吹牛皮！”

冯狗子把告示送到崔丙奎面前。崔丙奎看后呆了半天问道：“冯队长，你看了这张告示有何想法？”

冯狗子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忠于主子的好奴才，不自在地干笑两声，拍着胸脯说：“团总，从明天起，我带行动队进行血火清查，看到底谁杀谁！”

崔丙奎知道共产党说了话是算数的，他隐着恐惧心理，忙给这个爪牙打气说：“好。他们一没人，二没枪，说说大话而已。——不过今后行动要多留点神。”

报复心理促使冯狗子更加残暴了。他带着十多个匪徒，

所到之处，连鸡窝、草堆都用刺刀戳戳。乡亲们稍微顶撞他一下，不是抓人就是烧房子。

这两天朱大铁带着几个人又在崔家寨附近特意引诱，冯狗子的行动队听到风声就四出搜捕，可是搜来搜去连个人影子也没找到，弄得冯狗子非常败兴。到第三天上午，冯狗子带着行动队刚出寨门，耿大爷喘着气跑来“报告”说：“冯队长，朱大铁带着五、六个赤卫队正在西岗派饭哩。”

冯狗子迟疑一下，说：“你要说瞎话，可当心脑袋呀！”

耿大爷说：“这就难了。不报告吧，你说俺通共产党，报告了你不相信。”

冯狗子“嗯”了一声，拔出手枪向匪徒们命令道：“走，往西去！”

行动队来到西岗，见有两家乡亲门前放了一些碗筷。二话不说，摆开阵势正要搜查，乡亲们说：“冯队长，赤卫队见你带着老总们来，饭都没吃就往西跑了。”

冯狗子恶狠狠地说：“你们谁要是窝藏共匪，我把你全家都枪崩了！”

“你要不相信就搜嘛！”

冯狗子的眼珠转了一转，说：“往西追！”

追了一里多路，见地上有一顶草帽，上面写着“朱大铁”三个字。这会冯狗子完全相信朱大铁他们是往西跑了。匪徒们一直向西又追了五、六里，还是没见人影，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看看天色已经过午了，肚里又渴又饿。冯狗子的腿也累得挪不动了。他怕再追远了会中埋伏，于是四下张望一

阵，说：“转回！”

匪徒们歪戴帽子大敞怀，稀稀拉拉地往回走着。冯狗子虽然累得够呛，可心里很舒坦。他想，三天已经快过去了，虽然没有抓到一个共党分子，可我冒死“清剿”，这在崔家寨里不能不算功劳卓著呀！他走着想着，来到离崔家寨还有三里路的树林子边，突然，“砰、砰、叭”打来三枪，冯狗子和两个匪徒应声倒下了。接着又飞来几个土手雷，在匪群中爆炸开了。趁着一阵浓烟，二十多个赤卫队员，挥着大刀，冲出黑树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消灭了八、九个。只有三个匪徒甩掉大枪，逃回崔家寨。等崔丙奎派两个中队匪兵赶来，赤卫队已经无影无踪了。这次漂亮的伏击战，对赤卫队和乡亲们鼓舞可大了。大家兴奋地议论着：“赤卫队说到做到，杀了冯狗子，可给俺们出了这口气！”“这会冯狗子不出气了，崔丙奎该生闷气了！”

再说，冯狗子和他的行动队被报销以后，崔丙奎手下的其他几个小头目，都暗暗告诫自己：以后再出去可得小心点呀！至于一百多个团丁更是不寒而慄。崔丙奎瘫在罗圈椅上，脸上的肌肉不时地抽搐着。他想，失去冯狗子，如同断了右臂，赤卫队得到十多枝长短枪，更是如虎添翼。如不抓紧“清剿”，后患无穷啊！他一摆手招过来汪兰田，说：“参谋长，若再‘清剿’不力，野火就越烧越大了！”

汪兰田半天没吱声，他呷了一口茶，慢条斯理地说：“团总，今日失利，应当三思啊！”

“依你之见？”

“明天再贴一张告示出去！”

汪兰田要出什么告示，暂且不说。再说朱大铁为了用这次胜利来进一步发动群众、鼓舞斗志，在东滩大竹园里先召开全体干部会议，然后分头进行宣传发动。到会的同志们真象烈火上浇了清油，那士气旺得很呀！大家正在议论大队副为啥没有到，忽然，胡文彬兴冲冲地跑来了，说：“崔丙奎又出告示了。上面说了三条：一、上次出的那张悬赏告示作废，二、大队长我俩若交出夺来的枪，既往不咎，可以重用，三、凡退出农会、赤卫队者，一律保证安居乐业。大队长，我们这次的胜利，终于迫使崔丙奎让步了。”

朱大铁说：“老胡，这不是什么让步，是崔丙奎又在耍新花招。他要我们把刀把子递到他手里，然后再来杀我们。”

“不能这样理解吧！”胡文彬不以为然地说，“崔丙奎提出的那些，当然不能照着办。我以为枪不能交，但暂时可以插起来，大家也不能退出农会、赤卫队，但可以不采取过激行动。崔丙奎还有一百多条枪，咱们应当讲究斗争策略，保存力量！”

朱大铁针锋相对地驳斥说：“不对。放弃了同敌人斗争，枪杆子就保存不了，革命力量也保存不了。我们只能按毛委员说的，组织起来，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离开了这条道路，就没有咱穷人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会场上立即迸发出一阵激昂的呼声：“紧握枪杆子，消灭崔丙奎！”“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见这情景，胡文彬尴尬地蹲在那里，简直象一只落汤